乾隆歷城縣志

歷城縣志卷第十九

藝文考一

漢書始志藝文原本劉氏七畧詳列往籍述其指歸隋晉因之號稱大備後世史家僅記名目讀者往往憾其缺畧焉鄱陽馬氏起千載之後搜羅備而討論精厥功偉矣地志亦史也竊取通考之例畧分四部雖臧籍無多亦自斐然嗚呼歐公閱四庫書目嘆其存者無幾今縣之遺籍散佚亦多然著其大凡於録或猶可因而求之也不然世代愈遠搜葺愈難後來者又將何所徵歟作藝文考

周

譚大夫大東之詩七章章八句 毛詩注疏

譚國在東故其大夫尤苦征役之事 鄭玄詩箋

六章以下皆述譚人仰訴於天之辭 歐陽修詩本義

陳氏曰古者諸侯無私史有邦國之志則小史掌之而藏周室是故漢汝江沱至於譚大夫下國之詩皆入於南雅 見江海

三百篇寶惟詩始然恢奇靈幻寓痛哭於調笑莫如大東而平陵東乃其繼響東國大章自昔奇特 詩志

漢

張生論撰尚書大傳四十一篇漢書藝文志經籍志作三卷　隋書

中興書目鄭康成序曰蓋自伏生也伏生為秦博士

至孝文時年且百歲張生歐陽生從其學而授之音

聲猶有譌誤先後猶有差舛重以篆隸之殊不能無

失伏生終後數子各論所聞以己意彌縫其闕而別

作章句又特撰其大義因經屬指名之曰傳劉子政

校書得而上之凡四十一篇至元始詮次為八十三

篇玉海

尚書大傳今本四卷首尾不倫晁公武郡齋讀書志

陳氏曰凡八十有三篇當是其徒歐陽張生之徒雜記所聞然亦未必當時本書也印板刊闕合更求完善本（馬端臨文獻通考）

按伏生墓在今鄒平當為今濟南之鄒平人至尚書大傳一書據康成之序及晁氏陳氏之說則勝没後門人歐陽生張生所論述也張生濟南人故列於此

宋

張揆大易集解（見本傳卷末詳）

李格非禮記說

有司方以詩賦取士格非獨用意經學著禮記說至數十萬言宋史本傳

禮記精義十六卷宋史藝文志

李格非精義十六卷寶慶二年十月上玉海

衛湜曰李文叔精義就曲禮檀弓王制喪服小記大傳少儀學記樂記雜記喪大記祭法十一篇中隨所見爲之義朱彝尊經義考

按兩書疑本一書以本傳與藝文志所載不同故兩存之

元

張養浩經筵餘旨一卷 見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及焦竑國史經籍志

明

張紳法書通釋一卷 見朱彝尊明詩綜詩話

王勅五經通旨 見陸通志卷末詳

大成樂譜 同上

劉天民禹貢溯洄 卷末詳

洪範解疑 卷末詳

李開先函山劉先生墓誌銘先生嘗問余曰君善聚書書解有幾種數耶余曰三十餘種且戲之曰先生方以聲詩擅名問此何為無亦蔡傳外有可復取者

乎先生曰吾以治書發身童時曾著尚書溯洄洪範解疑等論病舉業之拘也近更有論說古解川中亦多見之余曰國制業舉者蔡氏與漢疏并行不知疏廢何時漢之訓詁宋之講解以今觀之殆猶以魄載魂以影隨形均不可缺者以宋論之東坡失之簡少穎失之繁陳上舍失之碎其他各有得失在印之吾心耳先生曰元不有金仁山王耕野吳草廬耶余曰分章無喻於金氏小斷細解王吳二氏亦多合者三氏之失抑又多於宋儒先生曰吾意亦如此幸綫聲勿令人聞之因陋守殘者必咤異將并忌之矣 閒居集

殷士儋經筵經史直解六卷 朱彝尊經義考

于慎行殷公行狀穆廟開閣游邸世皇精簡儒臣輔導以公叅講讀公念以經藝事儲邸天下治忽係之每進講必齋戒存誠冀有所感動至君德治道所關或理亂興亡之際及権姦女寵不憚危言激辭以動高聽穆廟天授聖明每奏一篇輙斂容深納左右侍從閒公敷陳亦無不洒然變色易容者 穀城山館文集

校刻思賢採譜一卷 據本書

士儋書後曰先大父贈宗伯公手書思賢採譜相傳自張文忠公養浩家得之蓋勝國時館閣虞揭諸君

予所校定先大父是書廼成化甲午春正月録距今且百年矣僭不能琴以先世手澤寶藏之間出示善琴者謂與今所傳不合弗省也隆慶巳巳夏僭病在告德平郭子文彥攜琴過訪語及是譜郭子取讀未竟矍然曰某所授即此譜獨未諳其辭耳因為鼓一再行余隱几聽之字字脗合乃知今世俗所習蓋初譜久逸曲士各以胸臆附會轉相踵襲故辭旨猥鄙音響繁雜殊乏古意世無具耳者莫覺其非無怪也郭子將歸請録副本公諸同好余不敢秘因書此紀歲月付之先大父弱冠以明經魁鄉薦文章行誼無

愧古人竟未仕卒卒後七十年始贈今官凡先世遺書筆記遺家中落散亡殆盡是譜幸獨完豈意既百年復有知而好者噫通塞顯晦信有數哉三復茲編惓焉興感隆慶己巳閏六月同上

施閔華序畧曰歷下有彭山人者能詩書鼓琴因人以請曰家有思賢操譜少保敬公傑所刻也音節指法與世傳異蓋雅音也惜火其板請序以授剞劂余少嘗好琴從海陽高處士受思賢操未能卒學今疲於四方之役積其幽憂之疾所為撫絃動操者不熟於手而未能忘於心將以是愈吾疾焉召山人而山

人老矣蒼然抱琴來坐定使鼓之愴然以感移然以思於是知其音之悲調之雅感人之深而霍然愈疾之速也愚山集

彭緄躍序畧曰古人以樂爲學今人以樂爲戲茲譜原板二俱亡於灰燼中爰命梓人續劂庶幾存雅韻於不泯云時順治庚子秋七月據本書

二千文石刻在長清梁山西麓士儋墓前

士儋自序曰夫六書八體審象而定名五音四聲同文以叶律故爾雅說文義詮之敘鈴凡將急就觚史之濫觴感牖蒙求爰裨童習幾貴少成功匪小補也

林居寡營集方多暇手類恒言耳提幼學詞兼俚哆斯易通知綴以今韵庶便諷誦卒訪之任仁反歸說約云爾 同上

後序曰易贊養正書稱貽哲禮視毋誑其致一也宇宙間事皆吾性分灑埽應對莫非天德虛靈全體無內無外博文約禮孰先孰後必也貴志乎其要在慎獨其極曰無我大人者不失赤子之心而已矣載書未簡申告塾師萬歷戊寅損齋識 同上

李攀龍春秋孔義十二卷 見史

趙天開易經講意 卷未詳

四書講意 卷未詳

天開著易經四書講意各數十卷 舊志

劉勅忠孝經註解 見舊志卷未詳

四書朱翼

張經論語中庸亦說

仁義辨

周繼四子主意 以上俱見舊志

劉遷乾坤微言一卷 經義考

曹溶曰劉遷字无始歷城人自號鍾陽子 同上

國朝

懷晉周易訓蒙輯要四卷

晉自序畧曰聖人立言以教天下萬世原非示人艱深繁難也故易之為書六十四卦伏羲僅以象告文周慮人之弗明而繫辭以明之孔子又作十傳以反覆申明之既詳且盡盡欲學者於此居安樂玩以為日用飲食之書至於因理測數教人卦筮則又示人進退存亡之道而未嘗有趨吉避凶之方也術數者流專言吉凶既失聖人立教之旨談理之家深刻其說希新後學厭常之目遂使吾黨學者非目為艱深則厭其繁難漸至訓詁無人而治易者寡即究心舉

業亦不過選題集文以為捷徑而明經之說竟成迂腐嗚呼四聖人憂世覺民之意不幾熄乎余不敏欲引人以樂從也故合朱註及諸家解義採而辨之以求讀者之易曉間亦附以已意雖於理未盡明聊為童蒙指南云爾據本書

門人李天錫書後畧曰懷先生結廬鎖村之陽怡情泉石絕口不言仕進惟以窮經為事而治易尤精因執易來學者多探索之勞乏會心之樂先生曰夫易之道乾坤而已乾坤之理易簡而已易簡之理仍以易簡求之則廣大精微自有合也因就周易集註筆

削而增減之求發明朱子本義而止其書簡而該明且盡凡我同學諸子已各繕寫一帙而終未能廣其傳因共謀捐貲以登諸梨棗於戲先生往矣廣行經學同期寡過或亦先生當年之志也夫同上

四書易解卷末詳

晉所著易訓輯要門人梓之其未梓四書易解及文集藏於家府志

道士通易經圖說見藝文集卷末詳

李拱辰四書便蒙要解卷末詳

于紹舜序畧曰濟上拱辰李君博古篤行於學無所

不獨尤精研四子之書講解義所以析惑雖襲成說勿留疑案雖得創解勿涉怪僻雖務活句勿為騎牆坦易明白燎如指掌積日累年著為成書名曰便蒙要解然名世文章格天事業希聖學術未能易其說也豈直便蒙已哉浙山集

杜珏孟子讀三卷

珏字璞盧縣諸生讀書寒暑不輟數十年如一日著孟子讀一書論文有心得又嘗節録性理大全而更益以諸經史子集為性理類纂共十三冊

史部

漢

公玉帶明堂圖見史記卷末詳

上欲治明堂奉高旁未曉其制度濟南人公玉帶上黄帝時明堂圖中有一殿四面無壁以茅蓋通水圜宫垣爲複道上有樓從西南入命曰昆侖天子從之入以拜祠上帝焉於是上令奉高作明堂汶上如帶圖史記封禪書

馬端臨曰黄帝明堂之說制度乃漢武帝時濟南人公玉帶所上楊氏祭禮明堂篇以其不經而削之然其所言茅蓋通水與大戴禮所記畧同又考工記所

言夏后世室殷重屋周人明堂其制大槩由質而趨於文由狹而趨於廣以是推之黄帝時無明堂則已苟有之則一殿無壁蓋以茅正太古儉樸之制又按武帝欲求仙延年方士之謬誕者多假設黄帝之事以售其說如所謂作五城十二樓封名山接萬靈明庭采首山銅鑄鼎之類皆矯誣古聖張大其詞以迎合時主之侈心獨公玉帶所上明堂之制乃簡樸如此雖不經見然豈不可稍規千門萬户之失固未可以其言之並出於封禪求仙之時而例黜之也文獻通考

按明堂之制見於考工見於大戴見淮南子見孝經

緯而淳于登有說公玉帶有圖唯考工最古可信餘俱不經無足道也獨據公玉圖以例朝堂之制恐未然（萬斯大儀禮商）

按圖乃一時儀注之書故從新唐書例附史部

唐

賈閏甫李密傳三卷（閏甫密舊屬○新唐書藝文志）

員半千明堂新禮三卷（同上）

按此書新唐書入史錄儀注類今從之

三國春秋二十卷（同上）

宋

李格非水洛城記一卷宋史藝文志

洛陽名園記一卷同上

格非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殽黽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必先受兵余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蹴廢而為邱墟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處矣余故嘗曰苑囿之興廢洛陽盛衰之候也且

天下之治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苑囿之興廢而得則名園記之作余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爲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唐之末路是矣本書

張琰序曰山東李文叔記洛陽名園凡十有九處自富鄭公而終於呂文穆其辭名氣焰見於功德者遺芳餘烈足以想像其賢其次勢位尊崇與夫財力雄盛者亦足以知其人經營生理之勞又其次僧坊以清淨化度羣品而乃斥餘事種植灌溉奪造化之功與王公大姓相軋夫洛陽帝王東西宅爲天下之中

圭日影得陝陽之和萬少瀍澗鍾山水之秀名公
大人為冠冕之望天匠地孕為花卉之奇加以富貴
利達優游閒暇之士配造物而相嫵媚爭妍競巧於
鼎新革故之際館榭池臺風俗之習歲時嬉遊聲詩
之播揚圖畫之傳寫古今華夏莫比觀文叔之記可
以知近世之盛又可以信文叔之言為不苟且夫識
明知審則應事精而信道篤隨其所見淺深為近遠
小大之應於無窮變更天下風靡有所謂必不可者
大丞相司馬公為首後十五年無一不如公料者至
今明驗大效與始言若合符節文叔方洛陽盛時足

迹日方心思之所及亦遠見高覽知今日之禍曰洛陽可以為天下治亂之候又曰公卿高進於朝放乎一己之私意忘天下之治忽嗚呼可謂知言哉文叔在元祐官大學丁建中靖國再用邪朋竄為黨人女適趙相挺之子亦能詩上趙相救其父云何況人間父子情適者哀之令記稱潞公年九十而杖屨東西

按太師丙午生正紹聖乙亥歲謫逐嶺表立黨之二年誣謗宣仁聖烈廢降昭慈獻聖羣陰已壯芽蘖弄權宰相不必斥其名後内相王明叟指言紹聖當國之人如操舟若當左而右當右而左旁觀者為寒心

與文叔所言放乎一己之私意而忘天下之治忽若相終始思故曰其言正不苟且也噫繁華盛麗過盡一至於荆棘銅駝腥膻伊洛雖宫室苑囿潴池皆盡然廢興相循天地無盡藏安得光明盛大復有如洛陽衆賢佐中興之業乎季父浮休侍郎詠長安廢興地有詩云憶昔開元全盛日漢苑隋宫已黍離覆轍由來皆在説令人還起古人悲感而思治世之難遇嘉賢者之用心故重言以書其首紹興八年三月望日幽國張琰德和序本書

皇朝李格非撰記洛中園圃自富鄭公以下十九所

郡齋讀書志

陳氏曰格非禮部員外郎以不肯與編元祐奏章入黨籍國史文苑有李易安居士清照者其女也格非苦心為文而集不傳館中亦無有惟錫山尤氏有之文鑑僅存此跋蓋未嘗見其全集也文獻通考

洛陽名園記濟南李格非文叔撰而常熟毛氏刊本乃訛作華州李廌撰廌字方叔乃蘇門六君子之一且陽翟產非華州又訛之訛也居易錄

歷下水記見張邦基墨莊漫錄卷未詳一作濟南水記

濟南為郡在歷山之陰水泉清冷凡三十餘所如舜

泉縈流金線真珠洗鉢孝感玉環之類皆奇李格非文叔昔為歷下水記叙述甚詳文體有法曾子固詩以爆流為趵突未知孰是同上

文叔水記宋人稱之者不一而不得與洛陽名園記並傳可恨也吾郡名泉凡七十二墨莊漫録云三十餘蓋未詳也王士正分甘餘話

唐劉伯芻品水以中泠為第一惠山虎邱次之陸羽則以康王谷為第一而次以谷簾惠山古今耳食者遂以為不易之論其實二子所見不過江南數百里內之水遠如峽中蝦蟇碚纔一見耳不知大江以北

如吾郡發地皆泉其著名者七十有二以之烹茶皆不在惠泉之下宋李文叔格非郡人也嘗作濟南水記與洛陽名園記並傳惜水記不存無以正二子之陋耳謝在杭品平生所見之水首濟南趵突泉次以益都孝婦泉（在顏神鎮）青州范公泉而尚未見章邱之百脉泉右皆吾郡之水二子何嘗夢見予嘗題王秋史華二十四泉草堂云翻憐陸鴻漸跬步限江東正此意也（王士正古夫于亭雜錄）

雅書睒叟別傳（詳卷末）

田告字象易遐睒因自號睒叟卒濟南瞿書裒其文四

十八篇析為三卷又次其出處作睽叟別傳其下附之澠水燕談錄

李芝贊世先生傳卷未詳

王樵晚自號贊世翁濟南李芝為贊世先生傳載其事澠水燕談錄

呂忠穆家傳一卷文獻通考

呂頤浩遺事一卷頤浩出處大概宋史藝文志

逢辰記一卷頤浩歷官次序同上

陳氏曰記建炎丞相呂頤浩元直事孫昭問刻之廣德軍文獻通考

按三書見通考宋史有遺事逸侯記而無家傳皆不著何人所撰以其記忠穆之事且為忠穆孫昭問所刻故從陸氏通志著錄於史部以俟博雅者考焉

李清照校勘金石錄三十卷宋史藝文志

趙氏金石錄紹興中其妻易安居士李清照表上之洪适隸釋

陳氏曰明誠宰相挺之之子其妻易安居士李氏為作後序頗可觀文獻通考

按明誠諸城人貴耳集云金石錄易安亦筆削其

附故載於此

清照後序曰右金石録三十卷者何趙侯德父所著書也取上自三代下迄五季鐘鼎甗鬲盤匜尊敦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凡見於金石刻者二千卷皆是正譌謬去取褒貶上足以合聖人之道下足以訂史氏之失者皆載之可謂多矣嗚呼自王播元載之禍書畫與胡椒無異長輿元凱之病錢癖與傳癖何殊名雖不同其惑一也余建中辛巳始歸趙氏時先君作禮部員外郎丞相時作吏部侍郎侯年二十一在太學作學生趙李族寒素貧儉每朔望

謁告出質衣取半千錢步入相國寺市碑文果實歸
相對徒玩咀嚼自謂葛天氏之民也後二年出仕宦
便有飯疏衣練窮遐方絕域盡天下古文奇字之志
日就月將漸益堆積承相居政府親舊或在館閣多
有亡詩逸史魯壁汲冢所未見之書遂盡力傳寫浸
覺有味不能自已後或見古今名人書畫三代奇器
亦復脫衣市易嘗記崇寧閒有人持徐熙牡丹圖求
錢二十萬當時雖貴家子弟求二十萬錢豈易得邪
留信宿計無所出而還之夫婦相向惋悵者數日後
屏居鄉里十年仰取俯拾衣食有餘連守兩郡竭其

俸入以事鉛槧每獲一書即同共校勘整集籤題得書畫彝鼎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盡一燭為率故能紙札精緻字畫完整冠諸收書家余性偶強記每飯罷坐歸來堂烹茶指堆積書史言某事在某書某卷第幾葉第幾行以中否角勝負為飲茶先後中郎舉杯大笑至茶傾覆懷中反不得飲而起甘心老是鄉矣故雖處憂患困窮而志不屈收書既成歸來堂起書庫大櫥簿甲乙置書冊如要講讀即請鑰上簿關出卷帙或少損污必懲責揩完塗改不復向時之坦夷也是欲求適意而反取憀慄余性不耐始謀食

去重肉衣去重采首無明珠翡翠之飾室無塗金刺繡之具遇書史百家字不刓闕本不訛謬者輙市之儲作副本自來家傳周易左氏傳故兩家者流文字最備於是几案羅列枕藉意會心謀目往神授樂在聲色狗馬之上至靖康丙午歲侯守淄川聞金人犯京師四顧茫然盈箱溢篋且戀戀且悵悵知其必不為已物矣建炎丁未春三月奔太夫人喪南來既長物不能盡載乃先去書之重大印本者又去畫之多幅者又去古器之無款識者後又去書之監本者畫之平常者器之重大者凡屢減去尚載書十五車至

東海連艫渡淮又渡江至建康青州故第尚鎖書冊什物用屋十餘間期明年春再具舟載之十二月金人陷青州凡所為十餘屋者已皆為煨燼矣建炎戊申秋九月侯起復知建康府己酉春三月罷具舟上蕪湖入姑孰將卜居贛水上夏五月至池陽被旨知湖州過闕上殿遂駐家池陽獨赴召六月十三日始負擔捨舟坐岸上葛衣岸巾精神如虎目光爛爛射人望舟中告別余意甚惡呼曰如傳聞城中緩急奈何戟手遥應曰從衆必不得已先去輜重次衣服次書冊卷軸次古器獨所謂宗器者可自負抱與身俱

存亡勿忘也遂馳馬去塗中奔馳冒大暑感疾至行在病痁七月末書報卧病余驚怛念侯性素急奈何病痁或熱必服寒藥疾可憂遂觧舟下一日夜行三百里比至果大服茈胡黄芩藥瘧且痢病危在膏肓余悲泣倉皇不忍問後事八月十八日遂不起取筆作詩絶筆而終殊無分香賣屨之意獎眾余無所之剏廷已分遣六宫又傳江當禁渡時猶有書二萬卷金石刻二千卷器皿茵褥可待百客他長物稱是余又大病僅存喘息事勢日迫念侯有妹壻任兵部侍郎從衛在洪州遂遣二故吏先部送行李往投之冬

十二月余入閩洪州遂盡委棄所記述艤渡江紀書
又散爲雲烟矣獨余少輕小卷軸書帖寫本李杜韓
柳集世說鹽鐵論漢唐石刻副本數十軸三代鼎彜
十數事而唐寫本書數篋偶病中把玩搬在卧内者
巋然獨存上江既不可往又虜勢叵測有弟迒任勅
局刪定官遂往依之到台台守已遁之剡出睦又棄
衣被走黄巖僱舟入海奔行朝時駐蹕章安從御舟
海道之溫又之越庚戌十二月放散百官遂之衢紹
興辛亥春三月復赴越壬子又赴杭先侯疾亟時有
張飛卿學士攜玉壺過視侯便攜去其實珉也不知

何人傳道遂妄言有頌金之語或傳亦有寄論列者余大惶怖不敢言亦不敢遂已盡將家中所有銅器等物欲赴外廷投進到越已移幸四明不敢留家中并寫本書寄剡後官軍收叛卒取去聞盡入故李將軍家所謂蹟然獨存者無慮十去五六矣唯有書畫硯墨可六七簏更不忍置他所常在卧榻下手自開闔在會稽卜居土民鍾氏舍忽一夕穴壁負五簏去余悲慟不得活立重賞收贖後二日鄰人鍾復皓出十八軸求賞故知其盜不遠矣萬計求之其餘遂牢不可出今知盡為吳說運使賤價得之所謂歸然獨

存者乃十去其七八所有一二殘零不成部帙或薄
三數種平平書帖猶復愛惜如護頭目何愚也邪今
日忽開此書如見故人因憶侯在東萊靜治堂裝卷
初就芸籤縹帶束十卷作一帙每日晚吏散輒校勘
二卷跋題一卷此二千卷有題跋者五百二卷耳今
手澤如新而墓木已拱悲夫昔蕭繹江陵陷沒不惜
國亡而毀裂書畫楊廣江都傾覆不悲身死而復取
圖書豈人性之所著生死不能忘歟或者天意以余
菲薄不足以享此尤物耶抑亦死者有知猶斤斤愛
惜不宜留人間邪何得之難而失之易也嗚呼余自

少陸機作賦之二年至過蘧瑗知非之兩歲三十四年之間憂患得失何其多也然有有必有無有聚必有散乃理之常人亡弓人得之又胡足道所以區區記其終始者亦欲為後世好古博雅者之戒云紹興二年元黓歲壯月朔甲寅易安室題據本考

東武趙明誠德甫著金石錄三十篇上自三代下訖五季鼎鐘甗鬲盤匜尊爵之款識豐碑大碣顯人晦士之事蹟見於石刻者皆考正譌謬去取褒貶凡為卷二千其妻易安李居士平生與之同志趙沒後愍悼舊物之不存乃作後序極道遭罹變故本末今龍

舒郡本刻其書而此序不見取比獲見元板於王顧伯因為撮述大槩云云時紹興四年也易安年五十二矣自叙如此予讀其文而悲之為識於是書 洪邁容齋隨筆

盧見曾重刊金石録序畧趙德夫金石録世鮮善本濟南謝世箕嘗梓以行今其本亦不可得見獨見有從謝氏本影鈔者并何義門手校吳郡葉文莊公本此二本庶幾稱善其他鈔本猥多目錄率被删削字句訛脫不足觀余悲其久而失正也因刊此以正之德夫之室李易安婦人之能文者相傳以為德夫之

歿易安更嫁至有桑榆晚景駔儈下材之言貽世譏笑余以是書所作跋語攷之而知其決無是也德夫歿時易安年四十六矣遭時多難流離往來具有蹤跡又六年始為是書作跋是時年已五十有二以如是之年而猶嫁嫁而猶望其才地之美和好之情亦如德夫昔日至大失所望而後悔之又不肯飲恨自悼輒諜諜然形諸簡牘此常人所不肯為而謂易安之明達為之乎觀其游經喪亂猶復愛惜一二不全卷軸如護頭目如見故人其惓惓德夫不忘若是安有一旦忍相背負之理此予與氏所謂好事者為之

或造謗如岩雲駁之類其又可信乎余因刋此書而並爲正之毋令千載下猶蒙惡聲也據本書

辛棄疾北狩日記三冊抄本

棄疾跋畧曰此書乃阿計替所傳阿計替者本棣州人口朱得臣靖康中入金頂名阿計替即始終監守二帝者每日記其事密傳中國而棄疾潤色之成此書據本書

按此書載徽欽及二后在北受苦甚悉署曰遺民辛棄疾道稱又曰北宋隨駕臣朱得臣日記

元

潘昂霄河源志見陶九成南村輟耕錄卷末詳

柯九思序曰河源有志自本朝始前乎此曷為未有志河源者道路遼阻所傳聞異辭莫能究河之源也山經曰敦薨之水西流注於泑澤出於崑崙之東北陬實惟河源而水經載河出崑崙經十餘國乃至泑澤山經又稱陽紆之山河出其中凌門之山河出其中穆天子傳亦云陽紆之山曰河伯馮夷所居是惟河宗氏釋氏西域志稱阿耨達大山上有大淵水即崑崙山也地里志亦稱崑崙山在臨羌西而漢書識河出兩源或稱有或稱無河源所著與同況世殊代

易名地亦異終莫能有究之者我太祖皇帝二十有一年春正月征西夏夏取甘肅等城秋取西涼府遂過沙陀至黃河九渡按崑崙當九渡下流則崑崙固已歸我職方氏矣憲宗皇帝二年命皇太弟旭列帥諸部軍征西域凡六年闢封疆四萬里於是河源及所注枝出者盡在封域之內當時在行有能記其說皆得於目擊非妄也逮世祖皇帝功成治定天下殷富遂命臣都實置郡河源故翰林侍讀學士潘公得究其詳實捜源析派而作斯志乃知更崑崙行一月始窮河源於戲當四海混一之盛闢資見聞致數千

載莫能究者俾後世有攷而傳信焉豈斯文之光實邦家無疆之休也公之子翮能不墜其先業增光而潤色之至順間以同知嘉定州事來吳將刊是書行於世屬九思敘其說於篇端元統元年冬十有一月一日南至奎章閣學士院鑒書博士文林郎柯某序同上翰林學士潘昂霄從都實之弟闊闊出得其說撰為河源志臨川朱思本又從八里吉思家得帝師所藏梵字圖書而以華文譯之與昂霄所志互有詳畧今取二家之書考定其說有不同附注於下元史地理志

按元史地理志所載河源甚詳皆本昂霄之書而

思本之說注於下

明

劉天民劉氏族譜見函山集卷末詳

殷士儋經史直解詳見經部

鑒懲錄四卷明史藝文志

士儋自序曰隆慶戊辰秋諸進士授官且之任過余問政余應之曰其勿忘不忍人之心哉夫乍見孺子將入井怵惕惻隱此真心也內交要譽惡其聲而然則非真矣矧以內交惡譽惡其聲也而忍之為所不為欲所不欲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誠何心哉天道

好生惡殺慶仁殃虐不可誣也甫刑曰非爾惟作天牧其爾何監其今爾何懲民命攸關刑獄其尤重乎疑獄有集有續集刻久矣夫喜於得情工於摘伏謂能疑為明是導之任數耳蒙竊少之教習餘暇輯傳記中寬殘感應四十事謬附贊述題曰監懲錄以授諸君子人書一通置諸座隅按目警心能無小補蓋嘗莊誦我朝典制若為淫除隱及勸善書是錄所編業收采備載頒布海內固臣民所宜遵信服膺也惡得以語涉果報概以齊諧議之云據本書

于慎行殷公行狀公居詞林二十年非習為吏然文

法須兼與章名物無不精貫後見史之武健刻深書務文巧以致平民侵冤無所告訴乃集往古奉法長民之吏以寬仁獲福若蝮螫爲遜禍者凡若干人命曰鑒懲録（穀城小館文集）

書後曰善乎陳丞相平之自知也曰吾多陰謀是道家之所禁夫以經綸草昧用一時譎略以濟糾紛立功名於世陰禍猶不掩焉況執法長民之吏用於功常繩墨閒哉往慎行受書藝苑吾師棠翁相公閒出所輯寬殘報應二帙名監懲録示之行伏而再三讀則歎曰嗟乎仁人之言其利溥哉今世談名理者盛

稱天地萬物一體為仁其言要眇恢博不可涯涘及
施於有政或務揉切尅核以為精良其極頗鶩少恩
烏有所謂不忍人之心乎此猶無所為者耳邂逅消
其中而利害懸於外忍所不忍者有之不知司契者
方且默持左券散施善惡猶應影響亦可畏矣吾師
輔先皇帝既以仁厚樹執吏人稟徽承休宣鬯太和
臻於至理又梓是編以永其澤俾世執法長民之吏
胥成長者於以相化而民陰被其賜以培植國脈立
天地之心利益宏矣凝祥謄祉仁者之報又烏可量
乎哉 書據本

年譜

于慎行殷公行狀惟公精忠茂實簡在二聖宏謨豐績著在國史即家庭子弟有不備知章公所自著年譜稍存梗槩乃又請諸長老各出所志聽以年月著其大畧以備採擇穀城山房文集

劉亮采歷城縣志詳卷末

亮采嘗作歷城志未就府志

劉勅歷乘同上

城書同上

岱史十六卷據本書

勑自序畧曰岱以史名所以別於志也志取備物已耳史有褒貶之義焉大岱為五岳之長史為傳岱之書焉所容其褒貶也噫嘻蓋有之矣岱為天之柬柱以發生萬物為德故寸雲膚雨時吐靈異而世顧貌以人形加以神號稱帝稱王恐山之靈弗耀也岱本聰明正直不享非禮之祭故壇次陶匏祀有定制而世傾崇以雲臺香以琛檟檢金繩玉恐岱之神弗變也岱為空洞之府羣仙所棲故阿閣神房杳然幽邃而世顧踐以壺觴塗以翰墨恐岱之色弗光也且世主懷侈大之心媚臣獻封禪之說六龍駕於祠壇萬

騎亟於清野而勞民病國又莫此為甚矣義猗所謂
侍御暨查醒丞志隆光孝廉盧之為史也分星野表
形勝紀靈跡與夫賦稅災祥以及祭告遊覽之文豈
不纚纚然備哉其於歷代封禪之得失漫無短長得
不令龍門氏地下笑人乎而後之勞民病國行且階
之俾赫赫青靈反為民厲則又載筆者之罪也故星
野形勝人物災祥舊史所載者惟稍稍考證而特為
之解岱宗辯嶽神明祀典斥累代之非辨前人之佞
表我朝之盛美以垂百王之法戒至若帝王卿相之
祭告遊人騷士之題詠亦不過補其缺漏刻其繁蕪

已耳自丁卯冬受事以來開館列曹分門別類越一載而始竣是役也始蘇呂益公司馬實首事檄下州刺史于君貞遠式余廬而請而二三門士李生聯璧趙生鼇徐生萬化編次攷訂焉書成王素公司徒遂序而梓之崇正元年夏六月 同上

王從義序畧曰岱嶽為天東柱雄峙於角亢之墟為魯邦之瞻而稱五岳之長故春祈秋報所以答元貺也犢牲匏器所以明祀典也而青靈始重於天下自柴望世遠而矯誣者興稱王稱帝秦策秦符以邀神貺遂至勞民病國不顧且懷襄後舜肇封山顧謂黃

帝禪云云而謬為七十二君之說不知世質民汾安得洸金檢玉結繩而治烏有勒石鐫文其所以誤後世之人主者非渺小也載筆者秖以辭章飾固陋而茫茫於疑信之間無為貴史矣昔岱有史惟取備物而漫無短長吳江呂益軒司馬為是懼托君授劉君修之君授乃上稽虞氏之燔燎下闢嬴秦之函簡獨取力諫封禪之許懋嚴斥死不忘諛之相如以爵萬世之炯戒俾後之人主勿聽方士之言信諛臣之口以杌楻社稷則休玆此史寧獨有功於岱已哉至其瓌奇特絕之觀登臨嘯詠之蹟見於仙經地志殘碑

齒磧之所記載者莫不蒐羅而次第之余鎮撫東土一日政暇檢書笥得副本披誦數四乃知君授之所取義者大也崇正二年季春巡撫山東雲中王從義書於歷山之正己堂同上

趙鋐牧民政畧卷未詳

趙濬初名宦錄一卷據本書

濬初自序畧曰先祖少保公建牙大梁濬初尚未有知識也長入歷覽叨餘蔭越四十禩矣比謁選棨策銓曹得周府長史為先公駐節地濬初登途踰數舍即聞有頌及先公者以為適然不加省入境後口碑

汝州當道則仕新知為先公後於時杏南衙太守孫
北海明府以未入關封名宦為歉歲乙亥槐市群賢
聯牘請祀學憲楊呂二公雖不稱善相與筮吉奉主
而從祀焉事竣錄其原呈申文勘語彙為一帙以遺
來昆以識感於無窮崇正乙亥季夏周藩左史加四
品服俸元孫濟初謹識同上

國朝

葉承宗歷城縣志十六卷據本書

承宗自序曰歷故無志昉於劉富平勅而不自富平
昉也同時有劉民部亮采僃裁大備未及行而民部

卒傳其書方大參守地大參卒傳其書費孝廉槐富
平初不之索即索亦不予亡何而富平之志獨行行
三年曾有兵變兩家之書皆燬歷依然無志邑侯憲
水宋公來歷下他務未遑首詢邑志既念舊乘殘失
亦復荒略弱造余齋仰有斯任余以年非耆碩學未
淹博名不出里門拜手固辭既不獲命已而惟哲人
萎謝舊聞散佚失今不修終將無志余重違宋公命
乃黽勉受事未幾司李印公康憲蔡公或枉駕咨詢
或前席商搉皆慫恿之以觀厥成余乃糾同人蒐羣
書簡舊乘諸如文隸家藏名媛客籍信美而匪吾土

者皆在所刪矣因取爾雅山海經水經注齊乘通志寰宇記二十一史諸名家集以議增其或形疑竄鹿義舛魚豕貽金根杕杜之譏者皆在所訂矣又取近日名卿鄉彥忠孝節烈下至災祥兵變及它學士觀記父老傳聞以議續以古者易其今者以雅者飾其俚者以詳者益其畧者以信者正其疑者綜摩所至而舊乘所存遂無幾矣綱十一目四十有九合圖為五十凡十六卷經始於季春之望脫稿於中秋之朔閱百三十日有奇而書告成蓋書成而余始怦怦懼矣据摭懼遺蒐漁懼濫博截懼狗貲任懼不文緣飾

懼失實任耳懼傳訛嚴數懼吹索推獎民望懼阿私所好規切時事懼草野倨侮負此數大懼而猶冒不韙以有斯任誠懼夫哲人萎謝舊聞散佚失今不修終將無志耳然則今之黽勉受事豈得已哉抑余嘗中夜以思未嘗不致慨於廷實于鱗兩君子夫負海內重名胡為恡筆端餘瀋不為枌社圖不朽而于鱗頗以知己故貢及他郡至以不可已之役重貽後人民部成而未行當平行而輒廢令乃及於余小子嗚呼余之懼茲甚矣雖然此書既成將俟後之君子知哲人萎謝舊聞散佚時尚有人焉收合餘燼以俟來

者取諸草而潤色之余復粘乎告無罪於邀者二劉

諸君子則余所大幸也夫是役也損益因乎舊乘折

衷取之羣書參訂資於二三同人謀始考成則嘉賴

夫廉憲司李邑侯公小子何有哉惟日怦怦懼焉爾

閱

上

蔡懋德序曰余性耽佳山水幸被簡命游陟中外宇

內名勝足跡多及蓋嘗臨碣石觀錢湖泛彭蠡西陟

太行北望醫無閭矣崇正已卯自關門來參東藩尋

長泉署私謂文獻之邦嶽靈海氣所際當必有異值

東方新脫兵燹晝夜皇皇狀傷弔孤招携翦畔閑雨

恤煌日不暇給亟欲蒐索典故用佐興楚凡秀巖靈泌之蹟兵屯錢穀之數名卿學士之躅元亭酉室之藏詢之左右張目相眡舌撟而不能下大索郡邑諸乘僉曰無有揆余夙性所耽殆惘然自失焉已聞宋令葉以邑志屬孝廉葉生而邱司李又蠲金以王其成余乃亟進葉生與諸敷陳要畧皆中史家窾綮別生甫逾月以其稿進且以叙請時余已量移藩矣趨裝之暇挑燈披玩則見其發例簡嚴考事精覈凡秀巖靈泌之蹟兵屯錢穀之數名卿學士之躅元亭酉室之藏靡不燦若數珍而洞若觀火余故嘉葉生

覩記之博而用志之勤也裘臨歷下千家集壁萬井石田幾謂歷非昔積今得此書歷山濼水生面重新歷豈為不幸耶葉生方富於年富於學浸假刱郡乘續省編考方輿而纘九邱披石渠而訂千古葉生固優為之葉生勉乎哉余既披玩此書彌觴觥佳之興中秋朔旦往觀龍洞寓目所之究如素遊一一如其圖記則它端不誣槩可見也旦夕遨涉蒿雒隨攜巾笥華烟函嵐隱隱出縹囊中當慰我并州思矣是役也惟宋令克謀厥始惟邱司李相協厥中惟余觀成厥終大錫邑哉

宋祖法序曰初余蓋當令耿濟云耿濟密邇會城因得交孝廉葉爽繩氏爽繩觴予歷山偕登山半風雨霏微烟連壘市環矚周詢爽繩稍稍向余述舜耕禹登白馬金牛諸故事爾時意氣豪上飲酒歡甚比歸而歷山風景依依不能寘懷去齊三載從祁閭調歷下維歷昔號衝繁今佹殘破省會首邑天下尚有十三衝繁而殘破者天下無兩歷也余則披瓦礫而收徧骼䕶荒阡而芟草萊即余欲有所興革與莫稽儲索樵乘烟燼同銷於兆亟詣爽繩致屬厥事爽繩三辭余曰猶憶曩者觴余歷山時俯仰今昔慷慨

自任況今景物湮飫文獻凋殘余覩之刹已仙承露之銅欲淚予而無意歷下也予而有意歷下顧終以請爽繩悽然者久之始勉從事已迺就五雲先生舊志之未備者羅葦書訪遺迹蒐佚事拮据編摩溽暑靡間四閱月而告成事余受而讀之例簡於前而紀倍於昔博取乎古而嚴汰乎今網舉目張義嚴法備博而能裁典而有徵此書出歷山其有信史歟抑余竊有感焉山川風土志矣何道而使殘者以復兵農錢穀志矣何道而使詘者以瘉忠孝節烈志矣何道而使幽者以顯淪者以淳是在二三共事夙夜永圖

捌復歷山之舊庶不託諸空言乎因思方當交惟爽繩時初不自意去齊三載後復還至歷爽繩亦豈自意變定更生屬茲大典怡然晤對相與有成願與爽繩無忘觴歷山時也

葉承祧跋曰庚辰秋八月歷城縣志刻成四方聞之莫不知歷下無志而有志四方知歷下無志而有志則莫不以是多吾兄而吾兄故不自多也懇懇然行之以謙謙然吾兄雖不自多而食息之所咨度連牀之所寤言唯余知之較深忍使吾兄苦志不白於當世耶蓋吾兄方結髮即嗜古文辭諸如方氏司馬家

言雖不處加丹黃下至晉說唐詩宋詩餘元樂府雜
不手自珍鈔勒成一書已慨歷志非備近歲頗覽輿
圖諸書間嘗取先民軼事形勝故蹟私捃一帙以自
怡悅而楊君稱該博其所考山水特詳吾兄見之雖
相得也雖以餘力旁及傳記詩歌雅不欲以之自見
顧嘗憮然曰年將壯仕而名未成焉用此雕蟲篆刻
爲退然循帖括功令杜門手一編而已已卯之變汝
南宋公亟欲修邑志趙啟之先生推吾兄能惟宋公
素知吾兄遂以見屬既三辭不獲命爾乃廣咨耆碩
博集羣書購齊乘於商邑索金輿集於晉中其它諸

書取之燼餘市肆者什三取之張孝亷元英遺書者什七春三月乃撰故實之有裨歷志者手錄十册已念舊乘例繁因裁為十二綱四十九目夏四月草扱十有六册爰始出謀同人詳求參訂夏五月又手自楷錄十有六册以授余余與薛君詳較精鈔以付剞工是役也吾兄恐名勝之湮沉故廢址荒蹟必錄恐奇文之淪蝕故片言隻字悉收恐幽貞之淹滯故里媼市兒必載吾兄雖周諮虛受同人之裨益良多而至發例精簡斷制公平余雖日侍研稜殆不能賛一辭焉意所云美不溢惡不隱親不私怨不避直而不

阿盡而不汩吾兄庶幾有之歟所以市百餘日而志
告成噫嘻今茲之志成矣則見以爲固然向微宋公
掇之吾兄任之勝蹟湮而不彰幽忠泯而弗錄即或
翁筆他人謬悠矯誣不如無書後之君子將毋憾當
吾世之人乎固宜志成而四方聞之多吾兄也然吾
兄故不自多也志甫成依然循帖括功令杜門守一
編而已吾兄既不自多而其苦志又不忍不白則亦
就其食息之所咨度連牀之所寤言概述爾爾至於
余從諸君子後勉効一長退從較正之列者亦猶行
吾兄之志云爾 以上俱見本書

按舊志序論多典雅可誦今半已摘附各門中間
有門類與今志不符而不可遺者皆彙抄於此
志例二則舊乘例繁而紀畧年已而側人茲但裁為
十六卷綱十二目五十旁蒐群書咨詢遺蹟取古人
詩文以易時物凡拙墨所及片辭不入蓋亦有所緊
云
予欽以歷下山水甲齊名泉甲天下舊志耳目不及
便從簡遺吾友楊子素負奇情兼有濟勝之具凡窮
山幽谷荒陲僻壤役游皆經故茲山川里社草木鳥
獸諸則取資良多遂使齊城風物無隱不宣亦一佳

事也

職官志論曰以余志縣令於漢得一人焉曰平陵令劉寵於宋得一人焉曰歷城令歐陽大春於元得一人焉曰歷城令李珪然大春與珪其行事不少槩見故闕焉不書書自正統何公瑾始其功烈表表著於當世者僅得十人於時作而嘆曰令之為令厥惟艱哉然救時之法大要有三因功令之嚴而濟以寬杜倖門之塞而攬其權防叢脞之端而肅以威昔賢有言新法固嚴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能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吁東方民力疲矣豈非賢者盡力之時

與

學校序曰學校天下之達教也咼專於歷歷爲百城之望學校咼不可專於歷也是故廟不戴於宫室殊其制也祀不列於祠宇殊其儀也名不入於職官殊其秩也書院不附於公署殊其規也山有木工則材之邑有賢學則鑄之夫學賢士之關也可不敬與

科目序曰歷惟材數方在盛時印纍綬若里擬鳴珂牀盈積笏比年以來何落落如晨星也或曰濼水微而士氣薄歷嶺鑿而文運衰是大不然猶憶曩時上有臨甞課士之典下有閉關攻苦之彦冠蓋相望岡

其宜也余特取姓名次而列之其聲望表表者備載人物志中此不具論

鄉賢序曰鄉賢在古為野史之公評在今為縉紳之通譽夫德立而名不立觀風者之責也文予而實不予操簡者之任也故曰舉心之尸祝榮於俎豆一時之竊冒甚於穿窬詢父老聚遺文合古今民望得如千人以為人物稱首

忠義序曰唐貞觀中以平陵人不從叛逆改名全節由是忠義之名甲於天下禍亂相尋代有烈士曾不如己卯為禍之烈也印綬血殷於雉堞紳衿骨暴於

殘毗下至瞋目之壯夫捐軀之烈士魂叢集壁屍積河湟是亦無愧全節之名乎今即開見甚確薛望素著縣紀數人以例其餘嗚呼萇宏之血化碧忠烈徒存田橫之客殺身姓名不錄攬筆至此殆不知涕之何從矣

列女序曰女順為正一而終常則舉鴻案困則泣牛衣要非難也志在從一乘者皆所謂極難者耳稱未亡人撫五尺孤難已不幸而朱顏青及素練盟心抑又難已甚至從容就義出於㑹柔之女慷慨復讐見於童穉之娥難乎難乎彼雖儼然粉黛也有鬚眉之不

如者矣

詩人序曰國朝稱四家必推歷下稱七子必先濟南詩名大錫邑哉吾邑詩派創於庭實而盛於于鱗二公學宗西漢詩法盛唐文字之宗以此為正後來人結辭盟家蔵詩帙雖復淺近亦各名家今人乃近舍邊李遠慕鍾譚恐遺畫虎之誚進古蹤今得若干輩若夫縹緗未富即楓落吳江慨不敢附大雅之列蓋詩人若此之難也

葉氏族譜一卷五篇採本書山左詩鈔云六卷訛

承宗自序曰書徵錫姓易象類族故君子溯本原辨

昭穆睦子姓詔將來莫重於譜吾葉氏故有譜先世不慎於藏致罹洒氛宗生也晚弗及見也迨長而有識矣亟問諸父諸父言多荒略獨先君子述之較詳乃周詢之鄉長者其言多與先君子合則惝然曰吾葉氏來歷下垂二百年以及余身當余身弗紀後世子孫將有不知祖宗之名字者矣因就所聞敘以為譜夫君子有作必有志也作序志第一本支燦列披圖如掌作圖譜第二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高曾時書闕有間矣作念祖第三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視記彌親筆舌莫罄作述事第四佑啟後人咸

正固訣當世教人以言百世教人以書作家訓第五

凡五篇三千九百四十二字

葉承祧撫屯江湖紀畧一冊 據本書

江天濟序曰天下無難成之蹟也身其事者避難畏謗苟目前之安而醜將來之害則亂之靖也其何日之有雖然非常之原黎民懼焉古之哉大難平大亂者其初未嘗不蒙犯險阻諭訛交集必待事定功成蒼生宴然蒙福然後謗息而頌興嗟乎斯豈易為流俗道哉我屯廳葉老公祖之拜命而臨我邑也始至之日萑苻滿野居者行者日惴惴焉惟伏莽之是患

公亟進父老詢之已慨然有減此朝食之志居無何諸上臺諗知公才倚畀獨專公用是殫精畢慮以副厥任其微權妙用神明變化於勦撫之間者往往出人意表而清以書生辱公下問故時獲聆其緒餘嗚呼公當代偉人也英姿碩畫卓乎廊廟之器蔑爾方隅聊試一割耳然覩其不辭艱不避謗從容委蛇於荊棘險阻之內而神閒氣定卒定禍變於呼吸擣羣凶於掌上雖充國之屯金城虞詡之令朝歌何以過焉異時運籌帷幄折衝樽俎之畧不於此見其一斑哉鄉之士咸曰公之大有造於吾邑也乃今而後知

其功之非谷泯也請梓而傳之以公諸海內同上

懷世昌雙親節烈行實一卷據本書

衛既齊序畧曰甲戌十月余自黑龍江還里十二日而山左懷孝子來視余留居半月每晨必潔埽其室焚香陳父遺書而拜叩之問答閒不溢一語惟談定性之學述其父所注易及陰符經輒以抱元守一痛爲無爲相示將歸以手紀父母事實索余爲之序其辭朴其義晰哀慕之情溢於楮墨外誠孝子也嗚呼足以風矣同上

王苹明史稿節鈔一卷據本書

按此書有序與書後二篇辨證甚精文多不錄

朱宏祚朱氏族譜一卷據本書

宏祚自序畧曰古者宗法立故人知尊祖敬宗而收族是以吉凶相及有無相通尊卑有分而不亂親疏有別而不疑貴賤相繫而無間人倫所以厚禮俗所以成後世廢宗法則人倫薄禮俗衰賢者憂之此族譜之所由作也宋以前不暇遠稽廬陵歐陽氏世經人緯倣史氏之年表眉山蘇氏系聯派衍取禮家所為宗圖者綜之兩氏之譜善矣故余之譜取法焉山左自明末數被兵避難而徙者每不存先世之譜牒

故余自高祖而上亦不能詳余之譜始自曾祖從吾之所知者為斷法蘇氏而余宗譜例一篇譜圖一卷家傳一篇家訓一篇譜例者為譜之法也譜圖者所謂族譜自今日祇一卷至後之人加之未有已也家傳者傳先人之實事後之人得規矩焉其又有賢者亦加之未有已也家訓者家之訓所以不辱其先者也是譜也簡而易舉約而易續後世子孫因是譜而繼之必守之無使散失而日邁月征以修祖宗之緒篤厚於倫而無失乎孝友婣睦之道使一族之人皆如一父之子而無至於途人之跡則可以保宗廟傳

久遠是前人之心也夫是余之心也夫康熙三十七年戊寅春二月同上

趙于京詔對恭紀一卷據本書

按是書為于京紀康熙四十二年扈從奏對之語

戴燕戴氏宗譜一卷據本書

吳喬齡序畧曰氏族之淆也古病於分而今病於合隋唐以來專重門望樂附會者多遠引往牒閥閱為榮而於九族之近則顧忽焉惑已夫譜以收族苐使昭穆有別遠近可稽斯足以為子孫守何事於夸故與其繁而紊毋寧慎而約也戴氏之先世居遼陽承

襲指揮其四世祖光吾公卒葬濟南沱為入關始祖嗣後取科名登仕版者踵接遂占籍濟南亦有分居濟寧者裔孫若魯卓犖有志行官武陟丞與余為莫逆交嘗言族未有譜懼先世之德善功烈沒而不彰將手輯一編垂為家誡余曰此仁人孝子之用心也譜成余當為序丙子夏若魯以事去官乃成前志卷帙無多有倫有要凡世遠難稽者寧畧不書洵慎之至矣同上

逯統源逯氏宗譜四卷採本書

統源自序畧曰夫管攝天下之心使不忘本收宗族

而厚風俗須明譜系立宗子法然宗子法未易遽行而譜系實宗族所由著不可廢也吾逯氏明洪武間自棗強遷章邱嘉靖初徙歷城迄今十有一世譜系未具因急輯成茲編使得之傳聞者生娶卒葬悉存其槩大宗小宗昭穆燦然族人敬而覽之雖支分派遠而因流溯源皆一人之身也可勿一體視之與時康熙四十九年八月 同上

魏文深魏氏族譜一卷 據本譜

魏文焯記畧曰焯生也晚自曾祖以下畧能記憶至始祖讓原籍棗強明初遷歷下究未知距焯相去幾

世令成春族弟文深遂以譜牒自任上自始祖下佀

諸孫共十九世序次無舛爰付梓人因為之記同上

任宏遠趵突泉志二卷東省鹽法志作四卷今𣂏刻本止上下二卷

子部

漢

終軍八篇漢書藝文志

隋

釋淨辯感應傳十卷

淨辯入住京師後勑召送舍利於衛州岳寺行達江

陵風浪重阻三日停浦波猶未靜乃一心念佛衝波

直去岳寺南有伏石辯乃執爐發願必堪起塔願降
祥感便見岳頂白雲從上而下廣可一疋長四十里
至所塔基三轉旋迴久久自歇又感異香形如側沉
收獲數斤氣烟倍世道俗稱慶因即構成此山僧顗
禪師者通鑒僧也曾有一粒舍利俗建大塔在寺十
年都無異相及今送至乃揚瑞迹黃白大小聚散不
定當下之日衛山縣治顯明寺塔放大光明遍照城
邑道俗同見古老傳云此寺立來三百餘年但有善
事必放光明經今三度將非帝主宏福思與衆同感
見之來誠有由矣辯欣斯瑞迹合集前後見聞之事

為感應傳一部十卷見縣志佚傳

唐

員半千臨戎孝經二卷唐書經籍志新唐書玉海俱同鄭樵通志藝文略焦竑國史經籍志俱作一卷

兵書往往有擬六經者郭良輔有武孝經員半千有臨戎孝經無名氏有兵春秋兵家論語農家又有賈充道大農孝經又劉炫酒孝經皆溷褻聖典可罪也胡應麟經籍會通

員俶太元幽贊十卷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召試及第授散官文學直宏文館新唐書藝文志

李泌傳開元十六年悉召能言佛道老子者相答難禁中有員俶者九歲升坐詞辨注射坐人皆屈今案藝文志儒家類中有員俶太元幽贊十卷注云開元四年京兆府童子進書且李泌傳謂俶開元十六年而年九歲則是俶生於開元八年也既俶以八年始生何緣四年已有進書乎若以四年能進書者為是則至十六年之時俶不啻九歲矣此二說者必有一誤也吳縝新唐書糾謬

宋

釋義楚釋氏義理文章庶事羣品見釋贊寧有宋高僧傳卷末詳

棐後該覽大藏三術乃慨儒家為佛教之文多謬解
悞用擬白樂天六帖纂釋氏義理文章庶事羣品以
類相從建其門目總括大綱計五十部隨事別列四
百四十門始從法王利見部終師子歌類部其間物
類檢括周旋令供筆之時必無告乏矣一十年中孜
孜罔倦起晉開運二年至顯德元年畢進呈棐始謀
此作隨得便書裒多益寡日居月諸鬱成編録忽因
本院門古石上有六帖二字天然分明覩此靈符乃
知宿定掖令翰古筆不停綴時樞密相國王公朴為
棐作序冠於編首今行於寰海矣同上

李冠唐本文中子

陳氏曰文中子有龔鼎臣注自甲至癸為十卷而所謂前後序者在十卷之外亦頗有所刪取李格非跋云龔自謂明道間得唐本於齊州李冠比阮本改正二百餘處文獻通考

張揆大元經集解一卷文獻通考

皇祐四年九月丁度上張修撰寫太元經玉海

李清照打馬圖說郛

打馬賦一卷文獻通考

按清照自序本名打馬圖而通考載打馬賦一卷

本一書也或因圖中有賦而訛耳圖載今俗刻譜

郛中然亦非全本

陳氏曰易安李氏撰用二十馬今世打馬大畧與古

摴蒱相類 同上

清照自序曰慧則通通則無所不達專即精精則無所不妙故庖丁之解牛郢人之運斤師曠之聽離婁之視大至於堯舜之仁桀紂之惡小至於擲豆起蠅巾角拂棊皆臻至理者何妙而已後世之人不惟學聖人之道不到聖處雖嬉戲之事亦得其依稀彷彿而遂止者多矣夫博者無他爭先術耳故專者能之

予性專博凡所謂博者皆耽之晝夜每忘食事但平生隨多寡未嘗不進者何精而已自南渡來流離遷徙盡散博具故罕為之然實未嘗忘於胸中也今年冬十月朔聞淮上警報江浙之人自東走西自南走北居山林者謀入城市居城市者謀入山林旁午絡繹莫知所之易安居士亦自臨安泝流涉嚴灘險抵金華卜居陳氏第乍釋舟楫而見軒窗意頗適然更長燭明奈此良夜何於是乎博弈之事講矣且長行葉子博塞彈棊世無傳者打褐大小猪窩族鬼胡畫數倉賭快之類皆鄙俚不經見藏酒摴蒲雙蹙融近漸

廢絶選倦加感揷關火質爲任命無所施智巧大小
象戲奕棋又惟可容二人獨採選打馬特為閨房雅
戲嘗恨采選叢繁勞於撿閲彼能通者少難遇勍敵
打馬簡要而苦無文采按打馬世有二種一種一將
十馬者謂之關西馬一種無將二十馬者謂之依經
馬流傳既久各有圖經凡例可考行移賞罰互有同
異又宣和間人取二種馬參雜加減大約交加僥倖
古意盡矣所謂宣和馬者是已予獨愛依經馬因取
其賞罰互度每事作數語隨事附見使兒輩圖之不
獨施之博徒實足貽諸好事使千萬世後知命辭打

馬始自易安居士也時紹興四年十一月二十有四日易安居士李清照序見偽說郛

打馬賦歲令云徂盧或可呼千金一擲百萬十都尊俎具陳已行揖讓之禮主賓既醉不有博奕者乎打馬爰興樗蒲遂廢實小道之上流乃深閨之雅戲齊驅驥騄疑穆王萬里之行閒列元黃類楊氏五家之隊珊珊珮響方驚玉鐙之敲落落星羅忽見迷錢之碎若乃吳江楓落燕山葉飛玉門關閉沙苑草肥臨波不渡似惜障泥或出入用奇有類昆陽之戰或優游仗義正如涿鹿之師或聞望久高脫復庾郎之失

或聲名素昧便同癡叔之奇亦有緩緩而歸昂昂而立鳥道驚馳蹚封安步欹嶇峻坂未過王良蹋促臨車難逢造父且夫邱陵云遠白雲在天心存戀豆志在著鞭止蹄黃葉何異金錢用五十六釆之間行九十一路之內明以賞罰覈其殿最運指揮於方寸之中次勝負於幾微之外且好勝者人之常情游藝者士之末技說梅止渴稍蘇奔競之心畫餅充饑少謝騰驤之志將圖賞效故臨難而不回欲報厚恩故知幾而先退或銜枚緩進已踰關塞之艱或奮勇爭先莫悟穽塹之墜皆因不知止足自貽亢悔況爲之不

巳事實見於正經用之以經義必合於天德故繞牀大叫五木皆盧瀝酒一呼六子盡赤平生不負遂成劍閣之師別墅未輸已破淮淝之賊今日豈無元子明時不乏安石又何必陶長沙博局之投正當師表彥道布帽之擲也辭曰佛經定見酉年死貴賤紛紛尚流徙淵明雖騷雜騄駬時危安得正致此老矣誰能志千里但願相將過淮水見圖書集成及欣賞編

元

釋溥于福輸金手鏡圖

釋智登重興釋迦院記師精內典兼通孔老之書操

摭其義著輸金手鏡圖五十餘章聯珠合璧由溢其妙掃疑情於掌上明法相於目前學者得之如獲至寶據坪

明

王勅易箴二卷據本書

殷士儋讀法須知一卷詳卷末

于慎行殷公行狀公見法吏訊治多以喜怒自遂或榜掠酷烈不奉憲典乃取大明律令笞杖鬪毆之法後吏漸失其指者集而爲帙命曰讀法須知吏見其書者亦多感動於時政精核吏如救火揚沸而陰以

其間有所化導功實懋焉敍城山館文集

周繼陽宅指掌見舊志卷末詳

陽宅真訣三卷據本書

繼自序畧曰萬歷癸酉鄮人還里調狗山中偶容遺黃石公三元經相宅法凡七葉堪輿家談藏地最詳宮室畧而不談夫人以宮室為宅神氣魂魄依宅而立況吉凶之徵較之承氣所鍾尤響應景逐金門宅經云得地得宮世貴名雄失地失宮流離蕩蓬得地失宮有始無終失地得宮衣食過充由此觀之盜天地以祿生靈維宅攸係可不慎與以故肆力研究九

歷年所始悟宅之休咎統於易之八卦不越陰陽五行之理但八卦無全吉五行無定用五行各具一行一行咸具五行八卦五行專取匹招生王從陽入陽從陰入陰名無神之宅再入名無氣之穴三入名無魂之宅四入名無魄之宅其宅既窮急翻故宮宜修來路抵之弗寧至於龍騰虎伏朱雀宜繊元武宜斂之說恐未必然如宅得土局木龍一騰土宮受剋竟何益哉白虎朱雀元武皆可謂凶亦皆可謂吉章章明甚辟之人之身五官四肢孰可闕孰不可闕耶又有五行用陽不宜陰之說辟如二男一女合而化生

備陰備陽造化乃息大都乾坤坎離咸恒二濟之機也執此以相宅頗驗不借此必黃石公之經毋擬推黃石公之意以立言使人人開卷披圖了了然無所疑惑祇懼一人之見罔取信於天下後世及聽汝上箕川郭先生談斯經乃知鄙人窺測於九年之間所得纔十之二三若夫博采群書獨闢秘諭則未嘗不爽然自失也箕川先得鄙人之心遂彙成書復相與訂正以梓信不可廢也已同上

董復亨序畧曰江以南不解宅法且以葬法解宅法宅法更不可解矣解宅法相傳始牛禪令世所傳照

水經蓋牛禪秘密藏也照水經或云出黃石公或云出九天元女要之都誤蓋唐宋間精宅法如曾楊廖賴輩僞托之耳中多不可解且多銀根帝虎之訛獨其以八卦定八宅以九星定八卦本造化自然之理而爲著經者偶勘破以故應如影響余習之幾十年許旣窮陽卯過歷下訪少司徒志齋周先生與之談宅法始婉汗淫淫欲下不自持先生匪獨解經又解經所未解以之試吉凶如秦越人治病洞見人五臟應手立効余與元平嘗媿先生定挾有秘術宅經特強借之耳元平亦不謂不然今歲夏余與元平過先

生酒間先生乃出陽宅真訣一編視余兩人曰老夫半生精力盡此編矣余兩人取而卒業纔廿一則精微透徹曲盡宅法之變求益以廿八門圖正中有隅隅中有正各附曾數修造之法則又經中所未覩余與元平益媿服向疑先生挾有秘術者果妄也因謀行之先生精禪理善談兵奇門遁甲六壬大乙之術無能不妙廟堂行且物色先生先生即欲一邱一壑終能之哉同上

王元復遂遂遹言家訓要語見譜志

王見賓紺珠經同上

劉沕道經一卷 撫沐書

勑自序畧曰老子曰道可道非常道常道道也非常之道非道也聖凡同此道耳至人用逆講丹砂服食求長生與造物衡聖賢用順行乎當然止乎自然衆人用罔殉名殉利自殘其性命而不知逆命者為賊民順命者為尊生之人用罔者為蚩蚩之衆捨珠彈爵良可哀也余素厭塵囂入官未幾即投組歸至人吾不能聖賢吾不敢惟研精斯道不為用罔者耳嘗取尊生諸書摘其有關於道者列為十八章章章解之以公之同志崇正丙子暮春望日

按此書共十八章知天第一安命第二順數第三修道第四出聖第五擇友第六養志第七養生第八積善第九立業第十務學第十一務農第十二習靜第十三清尚第十四知止第十五報德第十六戒殺第十七撿藥第十八理多本於儒者文亦簡古

國朝

葉承宗耳譚二卷 見濼函集

懷晉陰符經註 見衛既齊懷氏雙親節烈行實序卷未詳

鍾性樸深省居一得錄 見鍾氏家譜卷未詳

釋妙登金剛經宗要（見妙登楞伽經宗要自序卷未詳）

楞伽經宗要十卷（據本書）

妙登自序畧曰原夫如來出世說三乘十二分教無非開示衆生本源心地俾人人徹證自覺聖智而已至於楞伽一經尤三世諸佛轉相傳授寂滅心法故名佛語心品然寂滅一心本無說示但衆生迷於妄想不悟本真外道深溺邪途罔然正趣若不循機遣性開示多方何以破衆生之迷妄令識本真何以援外道之邪根令歸正趣菩薩六波羅密何路而修如來二轉依果何因而證耶故如來於一心法開示多

門或曰五法三自性或曰八識二無我雖廣談真妄性相迷悟因果究其歸極之處唯一如如故經云五法三自性不越於如如夫如如者即不妄不變真常寂滅之心法也此一心法衆聖冥契曰正智如如曰圓成實性諸佛親證曰自覺聖智曰自性宗通菩薩修習曰三解脫門曰二無我智衆生本具曰如來藏心曰真相真識稱謂雖殊不思議一也故又名常不思議斯皆如來大聖於不可往處曲誘旁通令含靈抱識之類咸於妙莊嚴域證入一乘亦足見吾釋迦老子為衆生故乾焦廣長舌費盡老婆心矣自如來

示滅達摩來漸雖云教外別傳不立文字亦嘗指四卷楞伽足以印心將非佛祖心要盡在於斯耶此經東傳震旦凡經三譯以初祖指四卷為心印名賢書此部以流通故二譯並寢宋本獨行明興太祖高皇帝運輪王御世之慈崇法王出世之教特命僧宗泐等重加注釋梓行天下靡不尊依但以文言簡古義趣幽深望崖者衆奉行者希致令佛祖心印法門不能普被於世發自昔以來常注心於此每至文旨隱奧處皆力加剖析畧存筆記至今上四年辛未春再赴清源應聖光用明寺法會事訖退歸師子窩補講

精舍從又經研三譯疏討諸家圓滿自昔以來未了事業不二年疏稿既成自謂之曰妙登本生死界中織妄緇倫幸承諸佛神力之所建立先註有金剛宗要刊行於世今楞伽一解又遇東省衆檀各輸已力共成法施之功但智短才微不能大暢佛意廣悟羣機以為愧耳時大明崇正壬午秋嗣祖沙門妙登焚香謹識同上

王苹赤霞山莊筆記見二十四泉草堂集卷末詳

按苹詩有云半生殘卷輸丁卯十載長編敵癸辛自注余有赤霞山莊筆記

宋綱檢驗集要一卷據本書

杜珏性理類纂十三冊同上

劉夢麟三餘偶筆一卷據家傳

方起英千秋鐸一卷診家手鏡一卷一班錄一卷百將傳一卷採訪抄本

邵志謙序略曰方君能詩文精醫以所著三昧集示余凡三種一千秋鐸乃與友人論治傷寒也一診家手鏡專論脈理一一班錄乃治驗成効據本書

起英千秋鐸自序略曰判斷死從俄頃拯危殆於睚息惟傷寒為最今世咸推仲景全書不知其立方之

意亦為冬月正傷寒與三時溫暑無與蓋三時溫暑亦受嚴寒殺厲之氣而得因受病之源相同故亦名之曰傷寒所發之時既異主治之法自殊若緊以仲景方而施之於溫暑其不殺人也鮮矣唐宋以來著述辯駁殆不乏人曾無補其闕者明陶節菴著全生集殺車鎚等書而傷寒溫暑之辨昭然仲景秘而未發之旨闡揚盡致俾千載傳燈炯明其焰使後學有遵從之適而無亡羊之歎於是為之刪繁就簡方脉症候縷析條分因名之曰千秋鏡云時雍正四年歲在丙午中秋後一日

同上

重校千秋鑑自序畧曰凡遇傷寒症於長沙節菴之法不效者及老弱勞力感寒之人即以趙氏地黃湯法施之無不響應歷驗有年因將千秋鑑重為校讐

同上

歷城縣志卷第十九終